



郭沫若前傳

楊殷夫著 重慶出版社

中国现代掌故丛书

郭沫若前传

杨殷夫著
郭沫若前传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375 插页2 字数104千
1987年4月第一版 1987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200

*

ISBN 7-5366-0318-0

K·16

书号：17114·42 定价：0.87元

中国现代掌故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杨本泉	
编	委	王文琛	孙 震
		许万雄	杨本泉
		曾健戎	
本书校阅		曾健戎	

(本书原为广州新中国出版社
1938年6月出版)

序

郭沫若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诗人，他的伟大处，除了写《哀希腊》的英国诗人拜伦以外，没有第二人能够比拟。不过他的伟大，并不全在他本身的伟大，而在他生存的时代社会背景的伟大。过去中国并不是没有比郭氏的才调更高超的文人才子，他们所以不及郭氏之伟大者，就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伟大的时代社会背景的原故。“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我们只有从这一点上才能够正确地理解郭氏。

郭氏的一生，可说是一首波澜壮阔的史诗，他从小就具有反抗的精神，他的家庭环境是不大好的，婚姻又没有得着理想的配偶，他毅然决然的抛开了家庭，到海外去漂流，另外和日本女人结了婚，奠定后来的幸福生活的基础。接着又和朋友们发起创造社，从事新文学的启蒙运动，参加北伐，为革命事业宣劳，革命退潮以后流亡到海外去的时期内，又研究甲骨和金文，为考古学安下了新的基石，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又不顾一切的“别妇抛雏”，回到祖国来参加神圣的抗战工作，这是何等的精神，何等的勇气，真可说是惟非常之人始能为非常之事了。

郭氏的一位同宗郭冠杰，曾引石达开的两句诗赠郭氏，

身价敢云空冀北，
文章昔已遍江东。

我以为不如用：

拜伦前百年，
鲁迅后一人。

郭氏实足以当之无愧。

著 者

一九三八年六月

编辑例言

为了使广大读者多了解些有关中国现代社会的状况和向现代史研究者提供这些方面的史料，我们编选了这套“中国现代掌故丛书”。

本丛书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教育、文化、文学、艺术等，以记实为准，想象、虚构的作品概不列入。

一些回忆录，如已收入作者个人的全集、选集、近期已出版而又容易见到的，暂不选编。只收那些虽曾发表或出版，至今并未重印或难以觅得的书。有的书篇幅较少，则按性质选编成集。时限为1919——1949的三十年间。这是因为：这三十年中战争频仍，社会动荡，而在解放后又经历过十年动乱，资料不易觅得之故。

为了保持原貌，收编的书除字句、标点等明显错误外，内容一律不作改动。这些书的写作和出版，距今已有多年，有的还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著作，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受到限制，乃是必然的事。同时，它们的资料来源或为亲历，或为事后回忆，或得自传闻，甚或有想当然的臆测与有意无

意的歪曲记载,因而难免有事实出入与褒贬失当之处。因此,希引用时慎重加以判断。编选时,我们作了一些注解和有关说明,供读者参考。

本丛书计划编若干集,陆续出版。

重庆市图书馆

重庆出版社

目 次

序.....	1
第一章 幼年时代.....	1
一 “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的故乡.....	1
二 家庭环境.....	3
三 幼年的教育.....	10
第二章 青年时代.....	23
一 反叛的中学生.....	23
二 在成都的生活.....	31
三 不自由的婚姻.....	40
第三章 “创造”时代.....	48
一 日本的留学.....	48
二 回国作编辑.....	57
三 创造社的建立.....	74
第四章 北伐时代.....	88
一 在北伐途中.....	88
二 武昌城下.....	100

三	克复武昌以后	126
第五章	海外时代	131
一	到海外去以前	131
二	在海外的生活	133
三	海外的生活	140
第六章	抗战时代	144
一	“别妇抛雏”回祖国	144
二	在轰炸中来去	148
三	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160
校阅记	曾健戎	162

第一章 幼年时代

一 “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的故乡

郭沫若先生，是四川省的嘉定府人。嘉定府耸立在大渡河流入岷江处的西南岸，在乡土志上，是号称为“海棠香国”的地方，虽然郭氏的祖先并不是四川地方的土著，而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的人，据说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由赤贫流落到他乡而逐渐的发迹起来。

郭氏的故乡是在嘉定的沙湾，到沙湾去的途径，是从嘉定的大西门出城，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约十里光景再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若水）再往南走，在离城七十五里路远，有一个市镇，那就是沙湾。

大渡河古名沫水，雅河古名若水，郭氏住在这两水交流的地方，他的取名“沫若”，就是从这两条水上起源的。

沙湾的西面，横亘着峨眉山（旧名绥山）的连山，东面流着大渡河的流水，乡里人要用文雅的字眼形容的时候，总爱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的字句。沙湾的北端，有一个很大的沙洲，名叫姚河坝，是旧沙湾场的废墟，在一百几十年

前的“老丙午”，大渡河涨水，把沙湾场冲没了，后来才移到现在的场所的。那沙洲上也还有几家人家，并有一座古庙，名叫韩王庙。南端在相隔有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很清洁的茶溪，从峨眉山麓流下，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宽的石桥，过桥不远，在山麓的倾斜中，有一座明时开山的古寺，名叫茶土寺。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乡贤嘉定人的安磐写的，这一点是沙湾场有名的古迹。

铜河（大渡河俗名）沙湾，是有名的土匪巢穴，嘉定人一提起沙湾来，差不多就要联想到土匪。事实上，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铜河，而铜河的土匪头领大多出在沙湾，最著名的几个土匪头领如杨三和尚、徐大汉子、徐三和尚、王二狗儿、杨三花脸等，都是比郭氏大不上六七岁年纪的人，并且还都是郭氏小时同在一起游戏的伴侣。

土匪虽然凶横，但他们却也有非常浓厚的爱乡心，他们的规矩，在本乡十五里内，决不生事。他们劫财神，劫童子，劫观音（土匪绑票用的术语，男为财神，幼为童子，女为观音），乃至明火抢劫，但决不曾抢到过自己村上的人。他们所抢的人，也大都是乡下的所谓“土老肥”，一钱如命的恶地主，这些是他们所标榜的义气，这种义气，可以从出在郭氏家里的一件事实做证明。

郭氏的父亲年青时候是采办过云土^①来做生意的。他自己虽然不曾去过云南，但他是时常派遣人去的。有一次郭家

①云土，云南出的鸦片烟。

采办云土的人，办了十几担从云南回来，在回家三十里路远的千佛岩地方，便遭到了抢劫，挑脚的人逃散了，只剩下采办的人回来。郭氏的父亲以为他们的家里遭劫这要算是第一次了，谁知奇怪得很，出事后的一天清早，他家里打开大门的时候，被抢劫去的云土原封不动的陈列在门坎柜台上，抢去的东西又送回来了，并且还附上一张字条：

“得罪了，动手时疑是外来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谨将物归原主，惊扰了，恕罪。”

就这样无名无姓，不知什么人所写，也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送来，从这上面，我们就可看出铜河沙湾的土匪的义气。

二 家庭环境

郭氏就生在那样一个土匪巢穴里面，他出生的年份是公元一八九二年，（前清光绪十八年壬辰）月份是阴历九月尾，日期二十一还是二十七，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午时生的。这一年，正是甲午中东之战的两年前，戊戌政变的六年前，庚子八国联军入京的八年前，所以在他的幼年时代，实在也正是老大的中华帝国最背晦的时代。

郭氏出生的状况是异于常人的，常人大多是头先下地，可是郭氏出生时却是脚先下地，所以郭氏后来自己说，这大约是他的一生成为叛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说他出生的第一步就把路走错了。其实这是他的自谦，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就是他所以成为一个革命家的过人的异禀。

他这样倒生下来，在那样偏僻的乡间，全无助产知识的时代，他的母亲和他都没有受厄，这真可说是一个奇迹。不过他母亲生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两兄两姐，还死了两姐一兄，所以算是第八次的生产，这样的经产妇，产状就略略有些异常，也是可以无碍的。据郭氏的母亲说：当她受胎的时候，梦见一个小豹子，突然衔着她左手的虎口，便一觉惊醒了，所以郭氏的乳名叫做“文豹”，又因为排行第八的原故，他母亲又叫他做“八儿”。

现在要说一说郭氏的家庭情形了。他家怎样由两个麻布发迹变成地主就连郭氏自己也不大清楚，只听说他们的家产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积攒起来的，至于怎样积攒起来，他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同族上有一位刚出五服的族曾祖，在年青时候，还在郭氏家里当长年（即长年工人的意思），他和郭氏的曾祖当然是从堂兄弟，一位从堂兄弟都还在当长年，可见郭氏的家世，是也不会怎样光大的。

这位族曾祖后来的财产比郭氏家里还要富裕了。他起家的历史很有趣味，据说他在郭氏家里当长年的时候，有一次舀粪，舀粪档上有一个木片，把他右手的食指刺穿了，于是他便下了工，他那个食指后来成了残疾。他下工后，就改行，改做生意。生意也并不是什么高尚的营业，只不过是一个卖瘟猪肉的小商贩。当时养猪是糟坊的副业，每一家糟坊，总要养四五十条肥猪，猪一多，猪瘟流行时就无办法了，只有把猪牵到空气里来“亮”，或者在它的蹄上耳上放血。这样简单的方法应效的时候固然有，不应效的时候更多，猪主

人看见无法，只好趁猪还没有死以前，赶快卖给瘟猪肉的贩子，因为瘟猪肉还有人要吃，死猪肉就无人要吃了。就在一次有剧烈的春瘟流行时，郭氏的族曾祖，那个瘟猪贩子，他一手承揽了几百头肥猪，载了几船，水运到大渡河下去贩卖。他这完全等于做买空卖空的投机事业，手里一个钱的资本都没有，瘟猪只是赊来，要变卖了后再来还债，万一载到下河去，瘟猪统统死了。那他也就只好投河自杀。谁知他的运气来了，生病了的瘟猪，从那秽气薰天的猪圈里解放出来，在大渡河河面受着新鲜的河风吹荡，温暖的阳光沐浴，一条条病了的瘟猪，居然都不药而愈，依然是上好的肥猪了。就这样，郭氏的那位曾祖便发起迹来。这是一段很有趣的历史，虽然并不怎样光荣。郭氏曾祖的发迹，大概也不过如此。

在曾祖手里发迹起来的家，就在曾祖的一代也花费了不少。原来郭氏的曾祖虽是一位独子，但他的儿女却非常众多，他的前房，郭氏的前曾祖母，只生了一个叔祖就死了，郭氏的曾祖母姓邱，是继弦的，她一生就生了三男九女，有这样多的男婚女嫁，一代积攒起来的家业，当然要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家业，分到郭氏祖父一代的时候，又只是剩下的四分之一，这当然是很有限的。

郭氏的祖父排行第二，他是在外边讲江湖的，和他的兄弟，郭氏的四叔祖，两人执掌沙湾的码头。他在生的当时，铜、雅、府三河都是有名的，他的绰号叫“金脸大王”，因为他左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三角形的金色的痣印。这种讲江湖的人，当然是不顾家，而且也不能不疏财仗义，所以在他

的一代，家业也就很凋零了。他的儿女也不少，共有四男三女，这也是很费钱的一桩累赘。

郭氏家里人，在祖父一代，才开始读书。郭氏的三叔祖大伯父都是进了学的，但是排行第二的郭氏的三伯父，和排行第五的郭氏的父亲，因为家业凋零，便再没有读书的余裕了。郭氏的父亲在十三岁的时候，便不得不跟着三伯父，在五通桥的王家（父亲的外祖父家里）的盐井上当学徒。他学生意不上半年，又受着祖父的命令，回来当家管事了。

十三四岁的少年，就要当家管事，这在郭氏的父亲年青时实在也是吃足了苦头的，但他的实际家的手腕，却很使人钦佩，他在年青时，不论什么生意都作过，酿酒，榨油，卖鸦片烟，兑换银钱，籴纳五谷，甚么都来，甚么都是由他一人一手一脚，跑铜河，跑府河，跑雅河，仗着郭氏祖父的光威，他在各处得了不少方便，所以他的生意总是四处赚钱。但他那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就是赚来的钱，一手交给祖父，而那仗义成性的祖父，又一手分散给他的弟兄们去了。但郭氏的祖父尽管是怎样的散财，不几年间，在郭氏的父亲手里，又公然把家业恢复了起来，又能买田买地买房廊买盐井了。郭氏的父亲时常说：假使祖父不死，他们的家业还要发展到好几十倍，因为在他的父亲二十三岁时，他祖父就过了世，弟兄之间说起了不少闲话来，使郭氏的父亲灰心，有十几二十来年，把家业完全丢了，没有过问。

郭氏的父亲很有找钱的本领，他们这一房人也特别多，这是他在弟兄之间遭忌的重大原因，大家总疑心他有很大的

私房积蓄。但他到底有没有私房呢？没有！完全没有！他唯一仅有的私房，就只有郭氏母亲床头的一个木柜，那里面藏着郭氏兄弟姊妹历年来逢年过节所得的大人们的赏封，一一解开来！总共也不过凑成了二十几串钱。但就凭这一些，也终于成了郭氏父亲的再起家的资本。

郭氏的父亲把家业抛荒了二十年，但事到临头，为儿女的养育计，终究不能不再整旗鼓了。那时他们的家已经分过，虽然分得很不公平，郭氏一家仅仅得到几十担现存的租谷，和十二串现存的制钱，郭氏的父亲就把这加上那二十几串的“私房积蓄”，另外又在那位顶有钱的瘟猪贩子出身的郭氏的族曾祖那边，借来二百两的马蹄银作资本，重新又过起年青时所过的生活来，最主要的营业是烟土和糟坊。说也奇怪，不上几年，郭氏的家里居然又在买田买地买房廊了。郭氏的父亲常常对郭氏的兄弟姊妹们说：“这是上天有眼，祖宗有灵。”

郭氏的父亲天资是很卓越的，他早年失学，关于学问上的问题当然说不上，但他实际家的手腕，他的珠算，他的无师自通的中医，一方面得着别人的信仰，一方面他自己也有坚决的自信。

郭氏对他父亲的印象，是一个很阴郁愁苦的人，在他有记忆力的时候，就已发觉他已经是满脸的皱纹。他因早年过劳和中年失意的关系，身心两方都受了很大的打击，特别是神经系统，有时较常人有些反常。

郭氏除了他的父亲以外，最爱的就是他的母亲，他自己曾说，在他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他最深的是他母